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臣 張 銓 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 張道濬 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 徐揚先 較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太祖高皇帝卽皇帝位

先是李善長等屢表勸進 上未之許至是善長等復請曰 王上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芟除殆盡遠近莫不歸心天命所

在願早正位號以慰民望　上曰自古帝王天命已歸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吾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至覆滅豈得自蹈之善長等請益力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翼日善長率羣臣以卽位禮儀進　上允之遂于是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卽帝位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尊皇高祖考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皇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廟器皆如事生之儀
于是盤盂壺觶之類皆用時器

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諭羣臣曰朕以布衣賴諸將輔佐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劉基智曰往者四方未定勞頻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天下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又曰忠臣愛君有過必諫其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雖有不善無由得聞今安豈忠讜以匡朕不逮

興化府民李子成等聚衆降

元守將葉萬戶聞福州不守遁去子成等詣湯和納款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守之于是莆田等十二縣皆來附

居新官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章溢劉基爲中丞

以廷臣兼東宮官

時中書省議倣元制設中書令以太子爲之
上曰元胡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且太子年未
長學未克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史博
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校聞何
必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東宮官屬
上曰朕嘗見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
生嫌隙離間骨肉若江克孝可爲明鑒今令臺
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庶無相搆之患顒以善長脅皆兼東宮官未幾
復選國子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講讀

定中書省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
各一人叅知政事二人共屬左右司郎中各一
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
餘人

戒諭羣臣

帝諭省府諸大臣曰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
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至承平之

後舊臣多獲罪者由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
日侈以至于敗耳安忠慎之　上御東閣與陶安
等論前代興亡事曰李丞亂之源由于驕佚大抵
居高者易驕處佚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
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
亡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思戰陣之
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干亂猶
出膏火之中當寬恤以惠養之基對曰自元氏
失度綱弛上下相蒙遂至于亂今當維新之治
非振以法不可　上曰不然夫亂民思治猶飢
渴之望飲食體養生息猶恐未甦若更敺以法
譬以鴆療疾將欲救之乃反害之溢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荼生之福也　上謂宰臣
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刻自安蓋治
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事必
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至
于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
皆須究心庶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

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宜
體之母忽也　上與陶安論學術邪正曰邪說
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
去之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行天下安得而治
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天下官來朝

來朝官　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
力俱瘁要在體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
而利人貪者必剝人而厚已爾等當深戒之

遣周鑄等覈浙西田

上慮兵革之餘版籍多亡田賦不無增損征斂
失中乃使周鑄等一百六十餘行郡縣覈實田
畝定其賦稅諭之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
前弊妄有增損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
衣冠遣之

胡廷美克建寧

廷美師至建寧元參政陳子琦爲守將達里麻
盡策固守以老我師廷美等數挑戰不出督兵

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延美怒不詰且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以私忿殺人可乎延美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秋毫無犯執子琦送京師以指揮費子賢守之廷美即廷瑞以避御字改名

湯和克延平執元守將陳友定

先是　上遣使招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誓衆死守湯和軍至友定欲持久以困我師部將劉守仁請戰不許數請友定疑守仁有二心收其兵守仁懼禍來奔士卒多踰城降友定見勢急延臣問策獨翰林學士吳輔決曰大事已去吾輩無以報國惟有死耳乃仰藥飲之英輔自縊死賴正孫等開門納我師友定氣未絕械送京師　上詰責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豈人力所能爲爾負固逆命殺吾使者意欲何爲對曰事敗身亡惟有一死尚何言遂斬之

彗星見於東方

二月朔定郊社宗廟

上諭禮官曰自昔聖帝明王莫嚴于祭祀朕誕膺天命首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酌古今之宜定議以聞于是李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方丘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圜丘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于地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祀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義見于遺經者可考也秦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祠則未嘗舉行元帝祀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異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祀是也九祭者冬
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
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主天
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
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
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
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至唐武
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
議廢鄭玄說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未
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中罷合
祭紹聖政和間或分或合南渡以後惟用合祭
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日月山大德六年
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
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
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
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祭昊天上帝于圜丘
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說曰按三代祭
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

夏至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
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
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禮
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
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
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所乃所以親地也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
土則古者亦命帝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
曰社皆祭地也自鄭玄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
方丘之中祭昆侖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
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漢武用
祠官寬舒義立后土祠于汾陰禮如祀天而後
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
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
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
合祭焉蓋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
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
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

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夏至日祭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尚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

帝天子親奉祀于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祀又別立四親廟于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會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祀至明帝遣紹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元英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祔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祫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祫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至寧宗時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初建宗廟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

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
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說曰周
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
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
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
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
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
利以養人其祭祀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
功也然天子有三社焉羣姓而立者曰大社其
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
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
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
配以周棄蓋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
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
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
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
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

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
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空祀以春秋二仲
月上戊日　上皆從之

元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湯和傅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迷實北面
再拜自刎死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以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帥師取廣東
元行樞密院判官何眞來降

紀年五十有二年

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禁胡服胡語

常遇春克東昌

楊璟克寶慶

定役法

上恐經營興作役及貧民中書省議田一頃出
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應天十八州郡
及江西饒江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
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于農隙徵

發　上曰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節其力無重
困之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其不急之
役悉罷

定祭禮冕服

陶安等奏古者天子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有
五冕　上曰五冕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
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命臺臣直言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
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豈朝廷庶務盡善抑
乎夫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
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千萬
乘之尊其勢懸絶臨對之際或畏忌不能盡其
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納之惟恐其
不盡言也至于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爾等以
言爲職當使忠言日聞以匡　朕闕失原吉對
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拜善言成湯不吝改過
之心也無實者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

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于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于不善何庸寃

三月命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亂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之卿等纂修女戒爲後世法

克全州

元左丞何真以廣東來降

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仕爲河源務司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集衆自保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揄仲玉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以獻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

車上成懼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勸爲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併籍所部郡縣戶口兵穫奉表歸附

靳州進竹簟邸之

上謂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耳目之玩竹簟固爲用物但未命而獻若受之天下開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邸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進

廖永忠擊破邵宗愚斬之廣州平

陸仲亨岑定莫德清遠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鵬程棄城遁仲亨遂引兵與永忠會至廣州元將盧左丞降得海舟五百艘甲士三千人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使約降實覘兵勢永忠謂之曰欲降即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愚

竟遷延不至永忠迺乘夜率兵直抵其寨詰旦
破之擒宗愚及其徒皆戮于市新會土豪黃彬
何源曹文昌等聚衆作亂復捕斬之廣州遂平
進兵取廣西

楊璟攻武岡州元守將會權以城降

鄧愈取南陽

徐達略汴梁左君弼以城降

先是君弼自杭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守將
李克夔使守陳州　上以書招之君弼猶豫不
決　上歸其母于陳州始感激欲來附及徐達
師至陳橋李克夔授以兵使拒達君弼曰南軍
鋒不可當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
敢受命克夔計無所出乃夜驅軍民奔河南君
弼與竹昌等率所部降　上命都督僉事陳德
守之達等進取河南

彗出昴北

編存心錄

上以祭祀國家大事儆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

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
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鑒戒者爲書
以進

夏四月命繪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戰伐圖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
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
之難故繪此示之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

徐達克河南遂取嵩州

達師自虎牢入元將擴廓目帖木兒以兵五萬逆
戰陣洛水北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二十騎
攢槊刺之遇春一笑奮其前鋒敵兵奪氣達揮
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
元梁王柯魯溫以城降達使左丞趙庸守之遇
春下嵩州鈞許鞏陝次第皆附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漢唐末季皆爲宦官敗
蠹不可救拯未嘗不爲慨嘆此輩止可使供灑
掃給使　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亦人

主寵愛使然向使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
可得乎

楊璟克永州

璟圍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固守不下璟環城築
壘示以必克祖勝食盡力窮仰藥死叅政張子
賢等猶率衆拒守璟急攻之城破子賢巷戰衆
潰與元帥鄧思誠等皆被執于是耒陽等州皆

遣人降

馮宗異取陝州

上如汴梁

時言者皆謂宜都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上往觀
其形勝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車駕遂發京師

馮宗異入潼關徐達遣僉事郭子興守之宗異還軍河南

宗異進兵攻潼關李思齊張良弼遁其部將張
德欽穆拒戰宗異先登擊敗之遂入關引兵西
至華州守將望風奔潰宗異請于達日潼關三
秦門戶當益兵戍守達遣郭子興與指揮于光

全與旺守之宗異還軍河南

廖永忠等克梧藤

永忠朱亮祖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方駐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無應之者既聞守將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水死于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上至汴梁

徐達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慰勞之因問取元都計達曰臣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前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頓首受命

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楊璟克靖江

璟朱亮祖與周德興張彬合兵攻靖江元平章也而吉尼堅守不下璟曰彼所恃者濠水耳乃攻殺其守堤卒潰堤濠水涸因築壘逼之相持凡兩閱月攻圍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部將張榮夜遣麾下裴見璟備言城中食竭人無鬬志約爲內應璟慰而遣之至期璟率衆登城也而吉尼聞變倉卒走追千東門[illegible]擊之

趙元龍等七人皆自殺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破之日悉屠之及克城璟恐彬縱殺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虜永忠進至南寧元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吳仕官黃英衍岑伯顏等各遣使賫印章詣楊璟納款元年阿思蘭保保象州亦率所部詣永忠降廣西悉平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命平章李文忠將兵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散卒攻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乘勝攻延平指揮蔡玉羅德聚大敗其衆追至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　上乃命文忠率兵討之

七月徵賢才爲守令

上語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爲先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乃勑諭之曰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休養將復流離宜體朕意善撫循之厚賜遣之

遣使賑恤中原

上謂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孤貧者多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豈可置其困窮而不之恤且不患無財惟患無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宜速行之

康茂才兵至河北安夏縣降

上還京命右副將軍馮宗異守汴梁

上將發汴大將軍達等入辭　上諭之曰朕與
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戰
死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惕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
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
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
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

朕實不忍爾諸將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
母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
之宗人皆善待之庶幾上合天心下慰人望以
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
受命而退車駕遂還京師命馮宗異留守徐達
乃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
興祖指揮高顯等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
昌

閏七月徐達兵進河北攻下衞輝彰德廣平諸郡

進次直沽

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傳友德取衛輝元將平章政孫興祖皆以師來會達達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顧時浚開以通舟師至德州帝遇春張興祖高顯等俱會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至直沽作浮橋以濟師元丞相也速等捍樂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何真入朝以爲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頃者師至

授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眞頫首謝

李文忠破淸流諸寨檛金子俊斬之閩地悉平

以張正常爲眞人

上諭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

瀆甚矣命去其天師之稱止稱真人

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

大將軍達大敗元師于河西務遂入通州元主北走開平

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僧普達朶兒只進巴迎戰我師大敗之進次通州與副將軍夾河而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冥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衆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與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左丞相失烈門等勸固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北遁

八月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

徐達兵至齊化門命將士填濠登城而入執淮王帖木兒不花及丞相慶童張康伯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王印二王璽一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煥以兵守宮門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嚴肅士卒無敢侵暴人民安堵

詔臺臣議便民事宜

上語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其形罰失中兵戈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瓛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灾異以譴告之使知自省人君遇灾而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鑒之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戒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以匡朕不逮于是諸申書

省議便民事宜以聞

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

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

寡欲勤于政事功業垂于簡策聲名流于後世

此即長生不死也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破千

古之惑

始置六部官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

外有司農大理二司至是始置吏戶禮兵刑工

六部分理庶務各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

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楊思義爲戶部尚書錢用

壬爲禮部尚書陳亮爲兵部尚書周禎爲刑部

尚書張仁爲工部尚書皆隸中書省革去司農

大理二司毅等入見　上諭之曰國家之事總

之者中書分之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

竭心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于天下不可不慎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上之北巡李善長及基留守基素剛嚴凡中書
僚吏有犯即捕治之人皆側足中書都史李彬
素附善長竊弄威權有發其奸狀者善長托基
緩其事基不許遣人馳奏請誅彬　上可其奏
時大旱方請禱誅彬報適至善長曰今禱雨可
殺人乎基曰誅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咖之及
上還怨基者多訴于　上善長亦譖其專恣
上不從會基以妻喪告歸許之

大赦天下

放元宮人

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

帝以元都既克命達及遇春帥師取山西留兵
三萬人令孫興祖華雲龍統之守北平以湯和
爲偏將軍與馮宗異楊璟各帥師以從

徐達遺傳友德薛顯將兵略大同

下詔求賢

詔略曰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
賢共理之朕雖賴一時輔佐臣定大業然懷才

抱德之士隱于岩穴者尚多豈朕寡德不足以
致賢歟抑在位者壅蔽使不得上達欤不然賢
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
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
朕心以臻至治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
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上謂省臣曰任人之
道因材而授職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
其用則無棄材夫驊騮能歷險致遠若使擾兎
不如韓盧故國家用人當因其材不可一律也
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
矣

常遇春下保定中山遂帥師趨眞定
徐達下河間
馮宗異湯和下懷慶遂取澤潞
以元都平詔天下
徐達克雄州
毀元水晶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備極工巧中設

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立命碎之

定正旦朝會禮

十一月定諸祀典

禮臣奏天子親祀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若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郡縣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

遣詹同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不同明銳者或輕剽敦厚者或迂緩辯給者行多不逮沉默者德必有餘宜加精鑒不患無賢患不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其慎之

建大本堂

堂成命取古今圖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仍選才俊之士伴讀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

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
天下安危公卿士庶人之子不能修身齊家敗
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將宗廟
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　上嘗退
朝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曰此非不
可起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種蔬誠不忍傷
民財勞民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民怨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致民
安國富奢儉不同治亂懸絶爾等記吾言　上
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法
七國事　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
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
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
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
尊天子無僭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
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
義又諭太子賓客王儀等曰範金鑄王所以成
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

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積久以化異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封孔希學爲衍聖公以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　命襲衍聖公又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及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復其家

徐達克趙州詔御史中丞劉基入朝定冠服之制

十二月徐達等襲破元擴廓帖木兒兵遂克太原

擴廓帖木兒率兵出雁門將復北平徐達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禦之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自救進退失利必成擒矣皆曰善遂引兵

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其鋒甚銳常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達然之于是遣精兵夜襲之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帳中觀書聞變亟納靴未竟跣一足乘騾馬從十八騎遁去其部將罄鼻馬以太原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不及遂走甘肅

定喪服之制

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宴會娛樂無哀戚之情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及令禮官定喪服之制

馮宗異克平陽絳州

使諭高麗安南

立功臣廟于雞鳴山

以卽位詔也

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凱太海馮國用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興祖等凡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祀之仍虛
生者之位
定太廟功臣侑享
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辛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凡七人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
人候其卒進侑
建元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
以周禎爲刑部尚書
置長蘆河東都轉鹽運使司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田租稅糧
詔諭四夷君長
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常遇春師至大同元守竹眞棄城走
二月詔修元史
以李善長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
之士汪克寬等一十六人同纂修開局于天界
寺取元十三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
考

享先農遂耕籍田于南郊
徐達克河中遂取陝西
以詹同爲侍講學士秦裕伯爲待制
裕伯仕元爲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
張士誠擾姑蘇招之不赴士誠平　上命中書
遣使徵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食元祿二十餘
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志哀而出是不孝
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于國乃上書與中書固
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
上手書諭之乃入朝以爲待制　上謂詹同曰
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
易而速亡鑑于周秦可見矣若漢唐宋之政亦
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可也又
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經世務如典
謨之言皆明白簡易無深怪險僻之語近世文
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意
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俾實用自今翰
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上

與裕伯論學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陋
忘不可矜滿則盈陋則驕矜則小故聖人之學
以天爲準聖賢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
于近豈能克廣聖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
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
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則
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以厲民故養賢非難
知賢爲難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
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劒詣請室自裁未嘗鄙
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詹同侍坐因取大戴
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
厲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天下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
叔孫通雖云竊禮樂之糠粃然創禮儀于煨燼
之餘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
無迂闊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

徐達克奉元

達遣郭子興輕騎擣奉元自率大軍繼進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整師入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郎中王可檢校阿失不花皆不屈死三原尹朱泰謂其妻曰吾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耶俱投崖死時關中飢上聞之命戶給米三石民大悅

常遇春克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傅友德克鳳州

夏四月徐達克秦隴

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才畧不如李思齊欲先取慶陽後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未易猝拔臨洮則西通耆夷北界河湟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

輸重金與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趨隴州克之
進至秦州獲元守將呂德張義遂克其城

續通訓錄

定封建制

皇昌守將梁於中降

頓時克蘭州

李思齊以臨洮來降

初思齊王鳳翔　上以書諭之思齊有降意其
弟子趙琦紿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舟臨洮
琦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及至
異師至遂降琦等亦相繼來降臨洮捷至　上
遣使諭達曰思齊納款慶陽宜夏攻取如何張
思道請許多端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
也思齊入見　命爲江西行省左丞食祿京師

遣使詔諭吐蕃

五月徐達出蕭關遂下涇凉鄜延

張良臣以慶陽降尋叛

張思道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使弟良臣守

慶陽思道至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遣
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僞降達遣右丞薛
顯將兵萬人赴慶陽良臣出迎潛伏佯示卑順
逮暮以兵奴營我兵亂潰指揮張煥被執被
傷走達聞謂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今日之事
果如前諭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
勠力剪之馮宗異傳友德湯和間張良臣叛各
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與相扇爲聲援急兵步
騎出入之路

詔贈宗異營以葬哲爲參政以福汀漳泉建寧都
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

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有文武才溢官每臨大事議論不爲詭隨必
折衷于理凡有諍論　上委曲從之至是居母
喪悲戚過度感疾而卒　上憫悼親製文祭之

常遇春克開平元主北走

遇春與李文忠率步騎十萬自北平進取開平
敗故元將江文靖于錦川次全寧復敗其丞相

也速至大興州文忠度元兵必遁分兵伏其歸
路虜果夜遁遇伏大敗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
奔追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昌住等斬
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牛馬八萬餘薊悉平

安南遣使入貢

安南國王陳日烓遣使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
詔封日烓爲安南國王賜以金印

七月征虜將軍中書平章事開國公常遇春卒

詔李文忠代領其衆

遇春長材偉貌膂力絶人軍中稱萬人敵每戰
必奮槊先登所至人馬辟易未嘗學古兵法而
決策制勝屢建奇功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秉
鉞專征節制諸將無不用命生平謙謹不伐在
上前又能直言渡江開拓之功十居七八卒年
四十三喪至龍江　上親迎哭贈開平王謚忠
武侑享太廟

元王保保部將韓札兒陷原州

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其將韓札兒攻硤原
州指揮陳壽陷沒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其
衝徐達然之宗異遂引兵西去慶陽三十里而
軍札兒復陷涇州宗異馳赴之札兒遁走

蜀主明昇遣使來貢

關西既定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明師所向無
敵以王保保孥思齊尚莫能禦況蜀乎因
勸昇修好以援我師昇從其言復遣使入貢
上賜璽書答之

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元主使脫伯列以重兵攻大同將圖恢復李文
忠受諸援慶陽至太原聞大同急謂諸將曰閫
外之事有利于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
俟進止豈不失機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元游
騎數千奄至擊敗之擒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揚
門又擒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
入山覘虜前軍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前徙
五里圍水爲營脫伯列果悉銳來攻文忠令將

士抹馬薦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餌敵令死戰
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自爲前
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降其衆萬餘進兵
東勝州不見虜而還

八月定內侍諸官制

上諭吏部曰　厥覩周禮所記內侍不及百人
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
爲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多方減令過多又顧謂侍
臣曰此輩良善者百不一見用以爲耳目即耳
目蔽以爲腹心即腹心病但當使之畏法不可
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不
敢爲非也乃定置監局司庫東宮各門共一百
六十餘人

元史成

遣使封高麗

遣符寶郎侯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朝鮮王顓
爲高麗國王

徐達克慶陽執張良臣誅之

初良臣之叛自以其城險兵精與王保保爲聲援欲拒守以圖大功及被圍久數出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執糧絶至煮人汁丸泥食之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誅其黨二百餘人

元將賀宗哲攻蘭州馮宗異擊走之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

大將軍徐達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立中都

上問諸臣以建都所宜或言關中險固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或言北平宮室完備因之可省民力　上曰長安洛陽實從古建國之地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民力若就北平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通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乃命有司建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

製鐵券賜功臣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稍加損益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製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剖而爲二一賜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吐蕃宰相尚綺心兒韋氏擊敗之遂來降

征南將軍廣平忠泰政朱亮祖等率師還

甘露降于鍾山

羣臣稱賀　上曰休符各之徵雖以類應朕涼德烏足以致此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海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勸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宜告宗廟頒示史館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

然朕存心謹惕惟恐不至一或忘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宏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講明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革污染之風

詔天下郡縣許建學校府學設教授

人州學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學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詩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思州蠻作亂總兵丘廣討平之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振旅而還

馮宗異還京師

宗異以開陝既平不請命輒引還　上責之曰將軍鎮撫關中所托非輕不俟命輒還閫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拜　上念其功姑置之

遣使諭安南

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　上命編脩羅復仁齎詔諭之二國聽　命罷兵

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于奉天殿

十二月元王保保圍蘭州羣昌指揮于光來被執死之

保保偵知大軍還遂襲蘭州圍城數重守將張文堅守不戰于光守羣昌間變來城

卒遷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文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將軍且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守益堅保保進攻不利乃引去

庚戌三年春正月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軍率師北伐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右丞相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湯和爲右副將軍統兵北伐　上問計諸將皆曰保保

寇邊不已以元主尚在也若直取元主則保保
可不戰而降　上曰保保方擾邊乃忘近而趨
遠失緩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出
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
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取之
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
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附祭于月壇

定朝日夕月禮

築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祭朝日以春

關中饑遣使賑之

西安鳳翔飢　上欲賑之戶部請運粟　上曰
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且多矣即命戶部主
事李亨馳驛發倉賑之戶給粟一石

以胡惟庸爲中書省參知政事

二月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苦勞嘆曰禽鳥劬勞
如是況人父母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
歸養

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
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金朝興取東勝州

三月免南京河南山東北平田租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事

琦上言三事其一謂關輔薊遼與虜相接一有警息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屯田積粟以爲長久之計其二謂安選股肱重臣分鎮要害統制諸番若其來歸懷之以德其叛也示之以威勿啓釁以疑遠人勿連兵以勞中國至沙漠之地當毀其城郭徙人民于內地其三謂自中原兵起天下騷然耕桑之地變爲草莽當責守令召誘流移官給牛種開墾荒蕪責以成效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實省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

上謂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長策李牧趙充國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

艮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

成琦言有可採者其酌行之

置秘書監

置南寧柳州二衛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

廣西行省官上言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

溪洞苗蠻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

里外率有警急難相爲援請于南寧柳州立衛

以鎮之又言慶遠故府地今爲軍民安撫司統

地十有七州皆深山廣野同知莫天護庸懦不

能禦衆其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與諸蠻相扇

爲亂恐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復設府宿重兵

以守其地此久安之道也奏至皆從之

汪興祖克武朔二州

置察言司

遣使詔諭日本

掌受四方章奏

倭寇登萊轉掠沿海諸郡　上乃遣萊州同知

趙秋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毋出沒海濱爲

患

夏四月封建諸王

檢爲秦王　榭爲晉王　棲爲燕王　橚爲吳王　楨爲楚王　樉爲齊王　梓爲潭王　杞爲蜀王　檀爲代王　從孫守謙爲靖江王

皆設置相傅官屬

徐達及王保保戰于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走和林

達等師出安南定駐沈兒峪曰與王保保隔漫而壘保保潛遣兵由間道劫東南壘一壘皆驚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爲達親率兵急擊之乃退斬將校數人以狥軍中股慄明日整衆出諸將爭奮力戰遂大敗保保兵擒元郯王平章韓札兒等官一千八百餘人將士八萬輜重無算保保與其妻子從數騎渡河北走和林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達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宥之遣使諭達曰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

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失律者悉歸之朝廷則威玩而令不行矣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若至朝廷必議其功過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遣使封陳日燇爲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日烓卒遣使來告　上遣吏部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燇爲王

置弘文館

以胡鉉爲學士劉基危素任本中貝瓊賈翥皆兼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　上御東閣聞履聲索索喜之素卒應曰老臣危素　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也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

慈利蠻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帥兵討之

慈利土酋覃福揚作亂　上命璟討之因勑諭璟曰蠻性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根誅其

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但擊之使遠去不擾郡邑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攻覃星擊敗之乘勢追至其寨山勢陡峻三面巖險一俯江水一徑纔可通人官軍不能上星遣人詐降璟信之使部將黃永謙往報爲星所執盡知我軍虛實堅守不下璟欲持久請餉于朝　上遣使讓之限以月日平賊璟懼督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元主妥懽貼木兒立

五月遣使訪扈從帝王陵寢

遣翰林編修蔡玄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其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領之復設司農掌其事

著宮闈令典

上以元末宮闈淫瀆禮法蕩然深戒其失遂著

令爲俾世守之　皇后止治宮中不得預外事
諸嬪御所需皆自尚宮奏之內使監覆奏方赴
部關領違者皆論死私通外人者罪亦如之羣
臣命婦自慶節止朝見外無故不得入宮中至
于外臣請謁寺觀祈禳之類禁例尤嚴
詔天下守令舉有學識篤行之士
李文忠敗元太尉納丁等于駱駝山進次開平元
平章上都留等降
都督孫興祖及元兵戰于五郎口敗沒
孫興祖率指揮平定龐禮兵至三不剌川遇元
兵力戰皆死指揮孫虎亦戰死落馬河

設科取士

詔以是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
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宜名實
相稱其中選者親策于廷第其高下任之以官
非科舉者毋得僥進

徐達取漢沔興元守將劉思忠降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世孫買的里八剌愛猷識理

達臘北走

文忠聞元主殂兼程趨應昌圍其城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及玉璽愛猷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　上命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行大射禮

頒儀式于天下

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考[illegible]色

禮部奏歷代服色異尚今國家承元之後尚未為定宜考古制參以時宜　上曰蘇州逋稅宜從之

免蘇州逋稅

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宜請如故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參錯其力逋積至二年民困可知悉免之

寶雞縣獻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鳳翔飢饉朕遣人賑恤爲時幾何遽以瑞

麥來獻使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民皆得
養雖無瑞麥何傷但使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此
足爲瑞麥特一物之微非天下之瑞也
謚故元主爲順帝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上以元主知天命遁居沙漠追謚曰順買的里
八剌至京省臣請獻俘　上曰元雖夷狄亦主
中國百年之內家給人足　朕先世亦享太
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止令服本俗衣
冠以朝朝畢賜以冠服第宅封爲崇禮侯

頒平朗詔于天下
出右丞相汪廣洋于高郵
募民輸粟中鹽
山西行省言大同饋餉不給請令商人入粟中
鹽大同倉米一石三斗給長蘆
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
充矣從之
吐蕃宣慰使何瓊南普率所部來歸
七月以陶凱爲禮部尚書

蜀寇興元守將金興旺擊之

蜀將吳友仁攻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力戰斬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求援友仁攻城益急徐達在西安得報卽令傅友德領兵馳赴之友德至斗山巖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聚夜遁去

中書左丞曹憲有罪死

憲陰險忌才市權要龍上卽位初嘗上書頌功德勸行督責之政上不聽比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舊吏一切罷出更用親信喜翰林編修陳極諫諫奏爲侍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　上下炳獄炳引憲劉基并發其奸私按問具伏與炳并誅

禮官請以樂備膳不許

陶凱等請進膳舉樂　上曰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　朕宵旰憂勤之

不服豈有自爲快樂哉不許

定宗廟祭期

祭用四時孟月及歲除清明等節各以時物薦享

瘞遺骸

上謂省臣曰往者四方戰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聞中原骸骨徧野朕心惻然宜遣人悉收瘞之

八月初開鄉試

初場經義四書義各一道二場論三場策各一道中試者後十日復試騎射書算律直隸額取百人大省四十小省二十人人材衆多者不拘額

定朝會燕享舞樂曲

樂九奏昔倣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

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
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
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泰
階平

大明集禮成

先是命儒臣集禮書至是成其綱十有一曰吉
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伏鹵簿字學樂吉禮十
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冠服車輅儀
伏鹵簿字學各一樂三制度名數纖悉備具共
五十卷詔頒行之

以指揮韋正守河州

正上言西邊軍餉轉輸甚勞而布茶可以易粟
乞給軍士令自相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
言正初至時城邑空虛白骨山積將士咸欲棄
去正曰正率若等出鎮邊陲當致死以報國今
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則吾與若等不知死
所何如死于王事乎于是衆咸感激正撫循共

遣使致書于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
命征南將軍周德興討慈利蠻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李文忠班師還京
上勞于龍江
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詔諸將論之曰自起兵以來諸將從　朕被堅執銳征討四方戰勝攻取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各　朕自定至公無私如湯和者結髮相從屢建功績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窺　朕意嚮以邀封爵郭子興不守紀律功不掩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　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與　朕同鄉里起兵之時即從征討攝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

母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韓國李善長魏國徐達鄭國開平王遇春子茂宋國馮勝曹國李文忠衛國鄧愈封虞者二十有八人湯和中山唐勝宗延平陸仲亨吉安周德興江夏華雲龍淮安顧時濟寧耿炳文長興陳德臨江郭子興巢昌王宗原六安鄭遇春滎陽費聚平凉吳良江陰吳禎靖海趙庸南雄廖永忠德慶俞通源南安華高廣德楊璟滎陽康鐸靳春朱亮祖永嘉傅友德潁川郁均

美禄章鞾正東平黃彬安吉春曹良臣宣寧梅思祖汝南陸聚河南食祿賜帛各有差並賜鈔命鐵券

宴功臣于奉天殿

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 朕與卿等艱難多矣今朕日理萬幾不敢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安享爵位亦不可以忘艱難之時人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安多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宴安也大抵人處

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矣明日諸將詰閤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　上曰襄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覩羣雄所爲暴橫荒淫迷于子女貨賄徒爲生民之患　朕性不嗜殺人與卿等一心共濟故來者如歸嚮附與二寇相持有勤　朕先擊士誠者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

遠圖故鄱陽之役與戰安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空國而來何以應之　朕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安無不下或勿　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　朕意　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若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

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土誠又相反至于鬬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可少解甲冑之勞矣達等皆頓首謝　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過諫恭不伐能全功名者何人驕淫暴虐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爲鑑戒非其善者而從之則可以與古之賢將並矣

祭戰沒功臣

上念諸將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可復見乃設壇親祭之且祿其子孫又祭戰沒軍士優恤其家將士莫不感動

覈天下戶口之數

封汪廣洋爲忠勤伯劉基爲誠意伯

十二月設陝西鹽課提舉司

以宋濂爲國子司業

大明志成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等編類天下地理形勢爲書至是成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命梓行之

建奉先殿

上謂禮臣陶凱曰古云事死如事生　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生事之誠然于追遠之道豈敢怠忽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于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凱請于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祭于此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

封薛顯爲永成侯謫居海南

顯勇冠三軍累著奇績破慶陽戰王保保賀宗哲功尤多然性剛妄殺　上屢戒之不悛利千尸吳富俘獲殺而奪之爲富妻子所訴　上集諸將曰　朕欲加顯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侯謫

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二贍富及所殺馬卒家一
養其老母妻子庶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定厲祭

上以兵革之餘死而無後者靈無所依命議祭
禮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
祭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
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舉行
今宜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祀之使
之

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日中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
言日者陽之精也日有黑子是陰奸乎陽也其
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
刑勝德小人勝君子之象臣請凡法當死者皆
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
之庶天象可回吏部尚書郎本忠言曰者君之

象在　陛下修德以禳之君德修則天變自消

昔宋景一言熒惑退舍　陛下誠加修省何天

變不可回哉　上皆嘉納其言

享太廟

享畢　上諭陶凱曰經年鬼神無常享享于克

誠心僅方寸而能格神明由至誠也然人心操

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爲　朕鑄銅人

手執簡曰齋戒三日齋期置　朕前庶幾心有

所警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心操舍無

檢起兵後血氣方剛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

能奈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

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

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肇成大

業耳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整飭心志對

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

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可能若防閑此

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氣頃首曰　陛下所言

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治天下無難治矣

辛亥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相

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帥師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入朝昇牽于羣議不能決及吳友仁寇興原上曰朕以明玉珍常修事大之禮故憫明昇稱弱不忍加兵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反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乃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參永忠副之楊璟葉昇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副之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頒憲綱

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貴本族輕中國南人至不得入風憲　朕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作　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侍御史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

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略無所爲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如敗皷至今傳以爲笑今　陛下任官惟賢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大平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

給守邊士冬衣

上視朝謂省臣曰今日寒甚于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守邊將士其何以堪其出庫布帛製棉衣運給各邊將士省臣對曰將士冬衣歲有常供　上曰朕固知之特天寒異常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以守邊將士尤　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以劉惟謙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飢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刑罰者懲惡之藥石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卿爲刑官之長當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

奉天殿成

故元遼陽守將劉益以遼東諸郡來歸

益籍兵馬錢糧之數并地圖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衆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

定武官襲職之令

武官亡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侄應繼者襲應襲職者亦試以騎射若幼則優以半俸俟長

襲職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陵寢

禮部奏前代帝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玄宗嘗立三皇廟于郡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于醫師可乎命郡縣毋得襲祀止命有司祭于陵寢及歷代帝王帝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凡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

世宗嘉靖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鄠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復　命陵寢所在禁民樵採

閏三月定宦官品秩禁令

自監令正五品至從七品有差但令月給稟米不得食俸　上謂侍臣曰古宦豎不過司晨昏供灑掃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其爲患如城狐社鼠不可驅除　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爾可假以權勢吾所以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蜀人以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關口及聞我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
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于鐵索外北倚
羊肩山南倚南城寨礮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
平以木板置礮石其上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
權率兵出赤甲山逼夔州遣別將出白鹽山攻
南城寨璟出大溪口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
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諭之曰蜀人聞西伐必
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不意直擣
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
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
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
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真棄
戰友德擊走之遂拔其城進至文州世真復集
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
兵急攻破之世真以數騎遁去

湯和平慈利蠻

先是周德興討覃垕久未平和師至歸州攻烽火山寨克之分遣趙榮取桑植容美洞及會德興合攻茅岡覃垕走死夷其寨諸蠻悉平

傅友德克綿州

友德徇下江油彰明遂趨綿州蜀將向大亨拒守友德遣監正夜襲其壘蜀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大敗其衆遂克綿州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傅友德大敗蜀兵于漢州遂克之

友德兵至漢州造戰艦將渡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阻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人見之解體戴壽聞階文破乃分罷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未至而友德師已薄城下向大亨悉衆逆戰友德擊敗之壽等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師遠來聞大亨敗必洶洶可一戰走也乃提驍騎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

友仁走古城友德使頓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
友仁又走保寧
廖永忠大破蜀兵遂克夔州
湯和以江水漲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
上聞之遣使讓和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
諸州蜀人無險可恃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
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失
機悞事何忍之甚也廖永忠聞　命即率所部
先　自白鹽山伐木開道至舊夔州鄒興拒戰
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軍既接出後軍兩翼
之興大敗進次瞿塘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
關口舟不得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
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
簑衣魚貫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已至乃率
精銳分爲兩道乘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
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
前蜀人盡銳來拒舟師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
而舁舟上流者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

之師競進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乃焚橋斷索擒八千餘人殺溺死者無算永忠遂入夔州明日湯和乃至永忠與和分道而進和率步騎永忠帥舟師會于重慶

丁世真陷文州守將朱顯忠死之

初傅友德克文州以指揮朱顯忠守之丁世真率兵數萬來攻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勸顯忠棄城走顯忠厲聲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世真兵攻圍益急顯忠裹瘡力戰不支城破為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遣兵來援世真棄兵遁去復寇泰州五旬不能下援兵擊走之逃竄山谷為帳下所殺

以李信詹同為吏部尚書

上諭之曰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持衡秉鑑宜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劣位而已　上嘗謂詹同曰卿儒者宜知先

古帝王爲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可以爲法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爲治者違乎此必人彼擇術不可不慎也

廖永忠師至重慶蜀主明昇降

永忠自夔州乘勝直抵重慶蜀主昇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不如早降免生灵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故不受及和至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率官屬詣軍門降和永忠承制撫慰下令禁將士侵掠遣使送昇于京師

以故元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昌爲遼東衛指揮

先是劉益來降才幾爲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彦翠所殺良佐等擒彦翠殺之保保走吶哈出營衆因推良佐與昌權衛事以其事聞　上命良佐昌爲指揮僉事與昌立其守遼東

宴享樂成

上厭前代樂章多用詞詞或鄙陋不雅乃命陶凱等製宴享九奏樂章至是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命奏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音與正聲相雜甚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諂諛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存心錄成

上謂侍臣曰歷代聖王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衰世違天慢神感召灾譴禍亂因之朕爲是懼每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俾子孫以爲法守

置遼東都指揮使司

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爲同知王

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出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以火器衝之象却走躪藉其陣死者甚衆及間明昇降室家無恙乃藉府庫遺子納款友德按兵入城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未附者悉平之

立元御史大夫福壽祠

上嘉福壽死節謂省臣曰壽伏義守職以身徇國臨難不避可謂忠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謫祭酒魏觀司業宋濂

濂上言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不以古禮祀孔子襲祀也古者木主棲神無像設之事今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炳蕭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古者祭饗皆設廷燎司爟共之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簡且瀆乎且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

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
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得從祀不知其何說也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
王不先不窋今回參俄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
于廡間旗倒置倫莫此爲甚他如廟制之非宜
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僭升降昧乎左右雖
更僕不可盡乞釐正之　上不喜謫濂安遠知
縣魏觀亦以考禮稽緩并謫龍南知縣未幾皆
召還爲禮部主事

古城遣使來朝
封明昇爲歸義侯

暘第京師

八月淳泥國遣使入貢
周德興克保寧執吳友仁以歸

吳友仁據保寧久不下　上遣使讓湯和曰爲
將貴守機而重料敵友仁偷旦夕之命乘機取
之宜無不克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和聞詔即遣
周德興會友德兵克其城執友仁械送京師蜀

地泰平

高州海寇羅子仁作亂雷州衛千戶黃青討平之

九月庚戌朝日有食之

三佛齊國入貢

冬十月令奏災異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其諭天下遇有災異即以實上聞

日本入貢

先是遣趙秩諭日本秩至其國王良懷疑欲殺秩秩盛稱天子威德以警服之良懷乃遣其臣僧祖奉表稱臣隨秩入貢

著官吏犯贓令

元末仕進者貪黷成風至州縣小吏非財賂不得進　上深鑒其弊命官吏犯贓者法無赦

征西諸將班師還京

賞平蜀將士

上以平蜀之役傅友德功最大予上賞顧時陳

德何文輝金朝興等各賞有差湯和楊璟趙庸
朱亮祖皆不與賞

建漢中知府費震至京釋之

震在漢中多善政時大饑鄉民羣聚爲盜震卽
發倉儲十餘萬賑之後聞　上嘉嘆至是以他
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爲民牧者勸震

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十一月江西參政閻安卒

初　上用安江西曰朕初渡江卿首率父老見
軍門陳王道深合朕心朝夕左右啓益良多江
西都會上游非卿不可安頓首謝恐付托不效
既至威惠甚著疾革猶草上時務十二事卒贈
姑蘇公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

頒皇國入京

遣翰林侍制王禕詔諭雲南

禕義烏人博學能文章有大志隱居青巖　上
渡江初徵爲中書省椽商咨機務屢稱子充而

不名　上嘗謂曰吾固知江西有二儒者卿與
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
卿累遷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披荆棘撫瘡夷
郡以大治召議郎位禮忤旨謫通判漳州尋上
大以爲政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
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成四百載之業
陛下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急務宜法天道
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以長養之秋
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即雷霆霜雪有時
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也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人君爲天之子當體上天生物之心一動一
靜務合乎天天眷自永不然天必示之變異以
儆戒之臣願　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民恃君
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若已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取之有節故民生

遂而得其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然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上嘉納之二年召脩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時元宋梁王把據雲南恃險遠不肯內附　上以禕有辨才乃遣諭之

遣使者詔諭琉球

徙陳理明年于高麗

陳理明年居常鬱鬱顏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于是徙之高麗仍令高麗王善待之

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伐虜

上以王保保屢爲邊患乃令徐達爲征虜大將軍由中路由鴈門邊和林文忠爲左副將軍出

東路由居庸出應昌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由金蘭取甘肅師師十五萬分道北伐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帥師討廣西蠻平之

古田澧州諸蠻作亂　上命愈等討之愈至誅其首惡撫其餘黨凡平二百六十餘洞籍其民一萬五千

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主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

叔明遍效其主日煃遣其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謝延意　上却其貢

定四川茶鹽法

茶每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貯之官與西番易馬鹽井一千四百五十六處詔軍民歲食及市馬歲額之數煎辦設茶鹽都轉運司　之後茶運司言碉門永寧鈐連諸處產茶粗惡惟番夷用之非巴茶比宜別立茶局徵稅貿易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乃設茶局五各以什

一徵之

高麗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許之

三月都督藍玉敗王保保于土剌河

夏四月宣化盜起廣西官軍討平之

南寧指揮左君弼戮民無籍者爲軍又縱部卒入山伐木民驚擾遂相率爲盜詔發官兵討平之　命都督府治君弼罪

詔天下行鄉飲禮

上以海內安安思化民復古乃令禮部頒禮及唐宋之制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徐達及虜戰于慶陽敗績

五月祭地祇于方丘不雨

上因旱令宮中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六月定內宮女職

禮部準漢唐制擬定內官局應用數百人　上以爲多乃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

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局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

馮勝傅友德取甘肅

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凉遇元失剌罕兵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至掃林山勝師亦至共擊走元兵降其太尉鎖納兒加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迎降勝等留兵守之進至赤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舉城降至別魯山元岐王朶兒只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擒獲無算

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官吏黜陟之政其屬曰總部主銓選曰考部掌封爵勳階之政其屬曰總部掌吏員曰封部掌誥勅曰驗部掌憑符曰稽部掌檔案曰功部主考覈戶部掌貢賦經費之政其屬曰總部掌戶口田土曰度支掌賞賜曰金部掌錢穀曰倉部掌滯運曰庫部掌庫藏曰廩部掌倉儲曰司門掌關津曰司蠲主官制曰考功主考覈

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曰總部掌吏員曰祠部掌祠祭喪葬曰主客掌朝覲宴勞曰儀制掌儀式曰精膳部掌燕享曰主客掌朝

貢賞賚兵部掌武備之政其屬曰總部掌軍務符驗曰職方掌城池郵置烽堠夷情曰駕部掌廐牧簿車馬兵器刑部掌刑罰之政其屬曰總部掌律令盜賊曰都官掌徒流審決曰比部掌贓罰曰司門掌門禁工部掌百工山澤之政其屬曰總部掌營繕曰虞衡掌捕獵冶鑄曰水部掌水利橋梁舟車曰屯田掌屯務各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之

營繕考證以行語陽

李文忠帥師深入及虜大戰于阿魯渾河破之

文忠兵至口溫虜棄營遁進次臚朐河文忠謂將士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重負乃令部將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章列陣以待擊却之遂至阿魯渾河虜益衆文忠督兵轉戰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帳下卒劉義挺戈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

士卒皆殊死戰虜大敗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
海虜衆復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
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
乃引去軍還失故道至桑歌兒麻地乏水士卒
多渴死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
水湧出軍得不困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
失道糧且盡遇虜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獨引
麾下數百人曜馬大呼衝擊虜兵敗走之掠其
上痛悼之

句容縣獻嘉瓜

句容民獻二瓜同蒂中書率百官賀陶凱言句
容　陛下祖鄉雙瓜連蒂之祥獨見於此實爲
上瑞　上曰朕否德何敢當且草木之祥生于
其土亦惟其土人應之于朕何預若盡天地間
時和歲豐乃爲上瑞不在微物也賜其民而遣
之

作鐵榜誡勳戚

上慮勳戚之家冒犯國具乃作鐵一戒之若藏匿罪人私役官軍强占民由之類凡九款

秋七月湯和及虜戰于斷頭山敗績

高麗請發兵討眈羅國不許

高麗遣使貢方物言眈羅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元人多留居其國逋逃所聚恐爲後患乞發兵討之　上不許

八月太原地震空中有聲如雷

九月詔聖壽節免賀

前一月中書請行慶賀禮　上命自今萬壽節及東宮千秋節俱免慶賀

周德興平鳳泗諸蠻免雜犯發臨濠輸作

時營中都恐力役妨民乃　命凡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中都輸作

冬十月遣使諭高麗

上以高麗貢獻往來煩數涉海艱險諭令三年一聘并諭占城安南等國皆如高麗

蠲應天等府田租

北征諸將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遠東因繕城池練士卒盡收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外悉歸版圖可喜亦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懼　上曰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世荒淫國祚遂滅可不慎乎

十二月定有司考課法

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以爲殿最

命類編日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日行政事可垂法後世者宜編類爲書使有所考從之

以宋濂爲贊善

縱內府禽獸

內宦請增肉餉虎　上曰養牛以耕養馬以乘養虎將何爲而以肉餉之是率獸食人也命以

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癸丑六年春正月增置備倭舟師

廖永忠上言倭夷竄伏海島時出剽掠來若奔
豚去如驚鳥不易剪捕請廣洋江陰橫海水軍
四衛多造輕舸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
入寇則逐之使不得爲患　上善其言從之

遣徐達李文忠湯和鄧愈馮勝分道備虜

上以山西北平與虜相隣力遣達等分道守禦
戒之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斯爲上
策若窮兵深入朕所不取卿等愼之

諭右相汪廣洋爲廣東參政

以其柔弱怠政也

安南陳叔明請封不許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爲太僕寺定養馬法罷科舉

舉賢良

先是開科取士行之三年未見得人　上諭省
臣曰朕設科求賢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
士以資任用今有司多取後生少年能以所學

措諸行事者甚寡朕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
應之非朕本意宜暫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以
德爲本文藝次之庶學者知所嚮風又曰鴻鵠
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
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有賢人
爲之輔也今山林中豈無德行文藝之士宜令
有司採舉禮送至京朕將任用之

三月昭鑒錄成

先是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
勸戒者爲書名曰昭鑒錄頒賜諸王

五月祖訓錄成

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
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
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叙之揭于
壁仍頒賜諸王

命天下上山川險易圖

上以薄海內外幅員數萬里欲觀山川形勢周
徼阨塞及道里遠近命各繪圖以獻

六月虜寇武朔徐達擊却之

秋七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

八月以杜彥良爲太子正字

彥良慈谿人被薦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語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時　上懲元氏寬縱立法甚嚴有犯必誅　上謂彥良曰法數有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遠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

于德矣

以宋濂爲翰林院侍講學士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上從御史答祿與權言命禮官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功于民者立廟祀之廟制同堂異室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六帝

禁四六文辭

上諭羣臣曰典誥訓諭之辭質實不華可爲萬

世法漢魏間尤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
綺靡古法蕩然唐宋名儒輩出卒未能變近代
制詔章表仍踵舊習朕嘗厭其雕琢且使事實
爲浮文所蔽自今表箋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
雅

虜寇洞州陳德擊敗之

九月設六科給事中

修日歷

頒定大明律

上命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律令皆准于唐笞
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采用舊律
三十一條按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其間
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即繕寫以進
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

上命揭于兩廡親加裁定及成頒行天下　上
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
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犯者益衆鉤索下

情巧僞益滋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掘抽脅之刑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潞州貢人參却之

潞州貢人參　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歲止之遂于苑中種數畝每耕耔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詰所入亦足供用朕飲無幾太原等進葡萄酒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

徐達擊王保保兵于懷素敗之

十二月雲南叛使臣王禕

禕初至雲南謂梁王曰　主上神聖天人所歸悖爾僻處西南久沮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奉版圖歸職方身命俱全不然天討且至梁王

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說之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忍碎于鋒刃爾乃恃險遠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意動爲改館會元使脫脫至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詰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我朝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虜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叛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年三十

二

併寺觀禁女子爲尼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

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姑女冠著爲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

李文忠敗虜于白登

二月丁酉朔日食

免山西田租

以兵部尚書劉仁爲廣東參政

仁陛辭　上諭之曰嶺海去京師數千里方面之寄必得重臣特命卿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一于恩則寬而無制一于威則嚴而不親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傷于刻暴斯政事舉而民生遂矣仁頓首謝

吐蕃寇蘭州

蘭州民郭貫的叛入吐蕃誘之入寇詔懸賞購之貫的不從著沙兄弟斬其首以歸本衛奏聞請賞　上曰貫的罪非固當死然爲兄弟者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方國珍卒

命修闕里

孔子廟廊祭器樂器法服俱新製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轉漕粟于陝西

夏四月都督藍玉敗虜于慶陽桂陽蠻亂命金吾衛指揮陸齡討平之

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分鎮北邊

召廣東參政汪廣洋爲左御史大夫

五月大明日歷成

自上起兵至即位六年凡征伐次第禮樂刑政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之金櫃石室名曰皇明寶訓命是修書監宋濂請更輯聖政爲書傳于天下從之于是又分四十冊廣爲五卷名曰皇明實訓命是修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日本國入貢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上却其貢

六月汰北方郡縣官

上謂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設官與煩劇同入供給未免病民乃命吏部減三百餘人

七月孝文忠破虜于大石崖

西番獻葡萄酒却之

上謂省臣曰元時進葡萄酒使者相望于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却之使無復進

遣故元威順王伯伯諭雲南

八月李文忠破虜于豐州

擒答俊海把都勿都等十二人部衆百餘人斬虜王獲其妃及其金印

九月遣宗禮侯胒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尚知榮悴況于人乎胒的里八剌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于人乎胒的里八剌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乃厚禮而歸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綺錦衣各一襲爲書諭之

十月己未　皇長孫雄英生

徙江南民實中都

上以濠州兵革之後人民稀少田土荒蕪乃移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官給牛種使開墾荒田

冬十一月孝慈錄成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尚書牛諒上言周禮父在爲母服期年庶母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近人情乃命宋濂等考定喪禮濂奏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朞者十四人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觀願服三年比朞年者加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定爲服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朞年仍命以五服喪制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親序頒行之

甘露降于鍾山

洪武四年五年至今凡三降劉基作頌以獻

十二月御註道德經成

上以道德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于養生治國之道乃自註之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帝禮不報

與權古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令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祀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享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遣吳禎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温明三郡故兵禎至無賴惡少挾私逞怨妄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

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卽
詔罷之

詔天下存恤煢獨
詔鄧愈湯和還京